

瑶岙古道

潘锦毅 文/摄

瑶岙的由来

瑶岙古道自虹桥镇瑶岙至芙蓉镇兰屿浦，长约2.47公里，宽约1.5米。雅称瑶岙古道，方言则谓瑶岙岭。这条古道上下盘旋不逮三公里，并没有耸入云霄，岭头海拔仅仅240米，显得非常一般。然而这里视野辽阔，风景独好，南可见虹桥平原上林立的高楼和淡淡的炊烟，北望雁荡山、芙蓉、常云诸峰尽收眼底。

瑶岙原名窑岙，缘由大抵为宋时这里有民窑烧碗，明永乐《乐清县志》上瑶岙之瑶皆写为窑。今瑶岙之东馆后山上还保存着宋窑遗址，常有人在遗址周边黄泥之下挖出碗碗碟碟的残片。瑶岙岭头曾立过寨，据称姚岗寨，遗址在岭左首那高坡上。去年10月25日下午，我踩着荆棘杂草终于爬了上去。在一人多高的茅草丛中找到了一截宽厚的实心残墙和一段二米多长的甓石甬道。据说这里还有马厰之类的遗迹，然其隐藏于白茅深处，小指般粗壮的茅秆密得没法儿插进脚去。盘旋了许久，只得作罢。姚岗寨立于何时、废于何时也未见于志籍。然就民间的说法分析，这是一打家劫舍强收卖路钱的恶寨。因其为地方一害，遂有志士设计灭之。探得寨王爱吃白扁豆，于是慷慨奉送，并诱其种植。白扁豆的藤蔓夤缘攀附，缠满寨墙遍布屋背。金秋时节收了白扁豆，留下的藤蔓一入冬便风干为柴炭。一月黑风高夜，志士们潜至寨墙下，一把火点燃干枯的藤蔓，轰轰烈烈地把这为害一方的岗寨烧为灰烬。

浙闽通衢要冲

瑶岙古道连接温台，而且扼其要冲，是温台孔道上重要的一段，故有温台第一关之誉。宋室南渡以来，浙闽通衢日见繁忙，元时遂于瑶岙设驿，名瑶岙驿。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驿丞石岩在元址上重创扩容，以提升接待能力。据明永乐《乐清县志》记载，瑶岙驿有驿舍正厅三间，驿丞舍四间，置驿丞一员，驿使一员，驿夫六名，轿夫二十八名，大驿轿二乘，小驿轿十乘。如此这般还应酬不过来，瑶岙驿便于瑶岙岭脚开辟接待馆，谓之东馆，即今东馆村。瑶岙驿的当年盛况，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时为驿丞的王利，曾勒石为纪。该纪事碑，现存于雁荡山北斗洞。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瑶岙驿奉裁，人来马去的驿路因而慢慢地寂寞冷落下来，从官家的国道降为乡间小路。

瑶岙驿虽在时光中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留下一方偌大的明代驛坦，与坦前一堵饱经风霜的明代大照屏，让人遥想自吴晋到清雍正十三年这1450年间，有多少驿骑扬鬃奋蹄在古道的甓石路上，笃笃笃地敲出簇簇旌回的火花，有多少擢升的喜悦、谪迁的哀怨、骚人的希冀和逸客的浩叹，化为瑶岙岭头朵朵春花、车轮秋月。

王十朋与瑶岙

南宋绍兴十九年（公元1149年）秋，这位乡贤离开生养他的家乡左原（于今淡溪镇）前往京城临安（今杭州）赴补太学。就道第一夜，他投宿于瑶岙的灵山院，有《宿灵山院》为纪：灵山未是别乡山，回首吾庐咫尺间；明日出家山渐远，乡心从此上愁颜。

翌日前行，半个时辰未到就上瑶岙岭头。此时此刻，向前迈出半步，这就意味下岭，跨进花村芙蓉地界，即别乡山而入他乡。放眼前路漫漫，一回首，炽烈的乡心遂化作清泪飙出，顺愁颜而下，滴落为《登姚岙岭望山有感》：已作一宿客，渐为千里人；吾亲白云下，回首一沾巾。



寿宁堡



瑶岙驿照屏



寿宁堡北门

王十朋诗题中的驿与姚，及瑶岙岭头的姚岗寨之姚，方言和窑谐音，即窑，今为瑶。王十朋曾经下榻的灵山院今名灵山寺，据明永乐《乐清县志》记载始建于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肇基于翠盈岗，即今东馆村之乌岩嘴。

逸事佳话留古道

瑶岙古道上留下逸事留下佳话的当然非王十朋一人。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的初冬，文学史上称之为永嘉四灵赵师秀、翁卷、徐照、徐玠结伴前游雁荡山。过瑶岙岭头，翁卷诗兴如山下的浩浩清江风生水起，吟咏道：清游从此始，过去必须看；背日山梅瘦，随潮海鸭寒；平途迷望阔，峻岭疾行难；听得居人说，今年冬又残。出乎意料的是，他的这首即兴之作《寿昌道中》竟引发一桩公案。到了清代，还有人认为是写雁荡山中的灵岩寺。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瑶岙古道上也留下了足迹。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4月27，戚继光统帅戚家军纵马扬鞭过瑶岙古道，驰驱乐清磐石抗倭。与乐清驻军的一道，给盘据流窜于磐石洋面与瓯江沿岸的万余名倭寇，以歼灭性的打击。

而瑶岙驿所在之瑶岙村，原为朱姓聚居而居之地。瑶岙朱家人才辈出，如隐逸诗人朱希晦、吉安郡守朱谏、彬州知州朱守宣。俗传明洪武初，刘基奉旨访贤至瑶岙，邀朱希晦效力于朱明王朝。朱希晦却自谓野人不作功名念，授朝列大夫而不拜。刘基重其情操，协助设计九曲川，引山泉自北入村，过瑶岙驿分析为二，一继续南行前去瑶川，一东出归纳瑶溪。

而朱谏，我儿时就闻其大名。省志府志都朱谏的传，评述其为政识大



寿宁堡



瑶岙岭

体，不屑屑于小廉曲谨，所建立皆可久远，而便于民，可见为一良臣清吏。明正德十二年，朱谏以丁母忧自吉安郡回乡守制而不再复出，毅然就瑶岙岭走进雁荡山创办雁荡书院，授徒讲学之余，著述《雁荡山志》等。

瑶岙与寿宁堡

朱谏之子朱守宣所倡立的寿宁堡，今天也成为瑶岙古道上的一大人文景观。

寿宁堡告竣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周围五百丈，把当时的瑶岙一村怀抱其中。寿宁堡原有五门，今存东门迎曦、北门登龙，迎曦门额寿宁堡。城门中一石梁上镌温台第一关，横式。款落于另一石梁，竖式：大明嘉靖四十年吉日立。门外是护城河瑶溪。横跨溪流之上的是宋乾道年间（1163 - 1173）架建的瑶溪桥。算计时间，瑶溪桥架设比朱烨迁居此地早五十多年，由此可见瑶溪桥乃瑶岙古道上的桥梁。出入迎曦门，而今还走这三孔宋代石板桥。寿宁堡的城墙几乎坍塌殆尽，惟北门、东门两边残存十来丈，与城门一道默默地展示岁月的沧桑与瑶岙古道文化。

瑶岙驿虽于清雍正十三年奉裁，但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温杭公路开通这二百年，瑶岙古道仍然是温台孔道上的要冲，南来北往之人还多走瑶岙岭。然而随着清江渡迅猛发展及104国道清江大桥的架通，瑶岙岭彻底失却扼温台孔道的优势，遂门庭冷落车马稀，纯粹成了乡间道路。

十年前开通了虹桥至芙蓉的虹芙隧道，就再也没有人费大力气来翻山越岭了，瑶岙古道于是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风干为历史的记忆。多情如我，也唯作怀古幽思而已。（本文有删节）

名作欣赏

朱谏的诗与吴伟的画



《渔舟晚泊》图轴

王建秋

《东瓯诗存》收录朱谏诗二十首，其中一首《寄吴小仙》：两手摩挲万物真，老吴原是谪仙人。淮南花柳深似海，笔下横生二月春。前有诗序云：小仙名伟，湖广武昌人，以画名天下。小仙之画多天趣，操纵自如，巨细皆精，流动不可羁也。视彼依傍模仿撙拾以成章者，不可同日语。小仙客淮，以戏笔见寄，书此以谢，且识后会云。可知荡南先生此诗乃酬答吴伟小仙贻其一画事。

吴伟（1459 1508），字士英，江夏（湖北宜昌）人。据李濂《吴伟传》，其少孤贫，善绘画，少年时寄养于常熟钱昕家，十七岁游南京，成国公延之幕下，一见即呼之为小仙，因以为号。成化间为宫廷画师，受宪宗宠遇，授锦衣镇抚，任仁智殿待诏。伟有时大醉被召，蓬首垢脸，曳皂皂履，踉跄行，中官扶掖以见。帝大笑，命作松泉图。伟跪翻墨汁，信手涂抹，而风云惨惨生屏障间，左右动色。帝叹曰：真仙人笔也。于此其放浪不羁已见一斑。他性憨直，有气岸，与俗寡谐，遂不容于权贵，不久即被放归南京。弘治初，吴伟第二次被召入宫，孝宗授以锦衣卫百户，赐画状元印。二年后，称病南返，日日出入秦楼，剧饮狂狎。正德三年，第三次被召，惜使者至，未就道而中酒死，时年整五十岁。

旧闻

南孔球

虹桥镇有多位民国少将，瑶岙的朱镜宙，北伐时任军需处长；东街的金惺史，高参；水坑的赵国孝，抗战在徐州作战有功，从上校团长擢升少将军法处长。而西街的另一位民国少将倪国经和倪光远却鲜为人知，倪国经，又名宗彪、国珍，字延标，号世澄，出生于清光绪乙巳年（公元1905年）正月，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毕业于上海公学政经学，毕业后仕途通达。1930年任武汉特务室主任，1931年在哈尔滨接受前东铁督办公馆，设哈尔滨党部，1933年任江西特务室主任，1936年任中统浙赣铁路特务室主任，1938年任特别党部筹委会书记长（以上简历的资料来自《中统》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版）。因他属于国民党中央统计局（中统），具有隐密性，亡故时间又较早，在1947年，故而知他的人不多。

倪国经，是日本人费大力气来翻山越岭了，瑶岙古道于是完全淡出人们的视野，风干为历史的记忆。多情如我，也唯作怀古幽思而已。（本文有删节）

抗日战争，担任特务室主任的倪国经，是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他的行径遭到日寇情报部门的注意和窥视。在虹桥镇，比倪国经年纪小一点的老人中，流传一个故事：一次倪国经接受一个特殊任务，去沦陷区某地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倪国经乔装打扮，单身前往，经过日寇岗哨时，哨兵拿着倪国经的照片与来人对照。倪国经镇定自若，灵机一动，边看照片边指着另一个方向的街巷，对哨兵说：倪国经在那。哨兵险一转，倪国经一霎间掏出手枪，击毙哨兵，回头飞腿就跑，因熟悉当地的街道小巷，才脱离险境。最后在郊区一个偏僻角落庙宇里召开了会议，布置了任务。故事带有传奇色彩，当时家乡人

又据画史载，吴伟山水人物皆精，早年人物脱胎于吴道子，均作白描，兼写真（即为人画肖像），后取法南宋画院体格，笔势趋奔放；山水学浙派戴进，严谨劲秀，中年后变为苍劲豪放，泼墨淋漓，淘洗院体，独成一鼻祖，首创画史上以画风立画派之风气。

当年吴伟馈赠朱谏的画作我们现在已无可得见，据朱谏诗中云淮南花柳深似海，笔下横生二月春及诗序中以戏笔见寄等信息或可猜度此画为粗笔山水，或有人物点缀其间亦未可知（可以常州市博物馆藏吴伟《渔舟晚泊》图轴相参）。如果猜测吴伟与朱谏交往系朱谏中进士始（1496年），那么至吴伟去世止，他们有十三年的友情。其时正是吴伟第二次辞归秦淮后的那一段时间。（吴伟）放归南都，好剧饮，或经旬不饭，南都诸豪客日招伟斟酌。然又好妓饮，无妓则闷懣，而诸豪客竟延妓饷之。淮南花柳深似海，可以想见，那幅画抑或是吴伟生活的真实写照。

同气相投，侯一元《奉直大夫知州朱公墓志铭》谓朱谏性恢廊，当世无双，诗忤太白；王健所撰之朱公行状亦谓朱谏每客至，弈棋放歌，通宵不倦。朱谏的这种松散、宽宏、不整饬的性格正与吴伟相契，否则以吴伟画名满天下，并奴视权贵人，权贵人求画又多不与的性格，亦不会千里之外给朱谏寄画作。似他们这种清逸、孤高的性格，必定难以容身于险恶的仕途（更何况明代吏治峻刻，正德十四年和嘉靖四年的二次场面宏大的廷杖千古未有）。故正德十年，朱谏亦因其母亲去世丁内艰而离任回乡守制，自此再也没有重返仕途，过上隐士的生活。

虽然他们性情相近，然对生活的态度不一样，命运亦迥然不同。吴伟最后因生活放荡而中酒死，而朱谏则韬晦养身，隐居雁荡山，并建雁山书院，读书、授徒，悠游山林而得高寿。生平气壮神完，迨老垂发至地，双目明秀，步履轻捷。乃至以七十八岁高龄陪清军御史王献芝游雁荡山，自瑶岙出发，上四十九盘岭越马鞍岭，历游二灵一龙，复越谢公岭，直至领店驿分手，足见其精神之健旺。嘉靖二十年卒，享年八十。

与吴伟相比，朱谏似乎更具有典型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士大夫形象，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朱谏认识吴伟，并且他们是好朋友。

虹桥西街二位民国少将

作为热门话题而津津乐道，街头巷尾谈论着。抗战胜利后，倪国经仍在铁路系统做事，地点转为上海闸北。一位姓何的老乡（同学）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地址，赴上海看望他，述述同窗之谊。倪国经推托不了，给足这位姓何同学的面子，在火车站一个办公室里接待了他，吩咐他回乡以后，绝不能把它的地址告诉任何人。后来他病逝于上海，灵柩安葬故里上沿村山上，前几年重修。

解放后，倪国经的家属成了四类分子，特务头子的遗孀遭受批斗，房屋被征用，开会端凳子，戴白手套扫地。而其子长大后，在西街开小店维持生计。

倪光远（1905 1982）出身于虹桥倪氏一户望族，祖父是庠生，父亲曾入讲武堂，是一位军人。他从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后，穿上军装，投身国民党部队从事医务工作。由于刻苦钻研，医术高超，步步擢升，曾任国民党陆军第三、第八后方医院院长、中央后方休养总队总队长，授少将军衔。倪光远热爱家乡，对故里出来的青年外出求职，多方联系，介绍就业，尤其是学医学的学生，乐清在好几位是带出去的军医。在部队他与冯玉祥将军等有交往。解放前夕在四川起义。后经李德全（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冯玉祥将军夫人）推荐在上海东南医院、博爱医院任医师，并当选为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后来一场突然的变故，使他陷入人生的冰点。因历史问题在肃反时受到审查，1958年押往安徽劳改农场，先后转辗在宿松、巢湖等地。然而因有一技之长，安置在医务室从医。

由于他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农场干部或家属有疑难病征，在当地医疗水平难以治愈，有求于他介绍上海医院或名医的，他有求必应，写信联络，获得好感。虽在圈围，还算有点自由。直到1976年平反回沪，安置在天平医院。

后来，虹桥有人去上海看病，在人生地不熟的困窘下，他都热情帮助，联系有关医院，不顾年老体弱四处奔走，甚至携伴手上病室看望，让家乡人感激万分。倪光远于1982年在上海逝世，骨灰安放在家乡杨湾山，魂归故里。

